

龙山、尧、舜、禹,这些究竟是神话传说抑或现实存在,用鬲国来解答是最合适不过了。鬲国先民发明了煮饭用锅“鬲”,积极参与了大禹治水的伟业,又在少康复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。美食飘香,河道通畅,那些乍听起来模糊的岁月、模糊的人,其实离我们并没有多远。

龙山古国 发明煮饭用锅

鬲国的主体有鬲氏是皋陶的后代。如今提起皋陶来,大家可能觉得陌生,可在古代,皋陶是与尧、舜、禹齐名的“上古四圣”之一。皋陶是一位贤臣,传说生于尧帝统治的时代,曾经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“理官”,以正直闻名天下,被后人奉为中国司法鼻祖。

皋陶在当时深得民心,更是禹的肱股之臣,秉承禅让精神,禹推举皋陶当继承人,并让他全权处理政务。遗憾的是,还没等到正式禅让,皋陶就先于禹去世了,禹后来才又把君位传给了皋陶的长子伯益。

事实上,身负贤臣后裔美名的有鬲氏部落历史可以上溯到龙山文化时期,也就是少昊时代。现在的“鬲”字已有些生僻,但当初有鬲氏选了这么个字当部落名,并非是怕和别人重名,而是把自己部落的功劳昭告世人,时刻给自己贴金。

鬲是古代的一种炊器,最初是陶的,后来出现青铜的。造型比较特别,上面的口沿外倾,肚子挺大,下面是三条中空腿,比鼎看起来要丰腴一些。说通俗点,鬲就是一口蒸饭用的锅,而这鬲正是有鬲氏所发明的。据考证,鬲这种炊器直到唐朝末年,下层社会家庭中还在广泛使用,甚至现在的广西一些地方依然称锅为鬲。如此说来,有鬲氏对舌尖上的中国可是做了不小贡献,难怪人家骄傲地挂在部落名上呢。

炎帝时期,鬲国正式建国,算起来鬲国是个龙山古国。结合周边龙山文化考古

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,常会发生许多划时代事件,比如会制造和使用工具,比如制取并应用火,比如文字的出现……入藏于莒州博物馆的一组代表大汶口文化的大口尊,上面的文字符号已具备了汉字音、形、义的因素,比甲骨文的出现还早了1500余年。

作为莒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,大口尊于1960年在陵阳河遗址出土。陵阳河遗址位于莒县城东南10公里的陵阳乡大寺村西侧、陵阳河南岸,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。1960年夏季的一场暴雨,使陵阳河遗址局部遭受冲刷。雨后的一天,陵阳乡文书赵明禄偶然发现河崖里冲出3个大陶器,看起来像3个炮弹,而且每件器物胸部都刻有“图画”。莒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苏兆庆赶到后,看到陶器的上部呈筒形,下部呈锥形,还真像炮弹。洗刷干净后,苏兆庆发现每件器物的腹上部分别刻有三种象形文字符号。因不明白这些符号的含义,苏兆庆便依图样形态分别称这三件文物为“日

鬲国：助阵大禹治水，支持少康复国

□本报记者

张九龙

发现,专家分析鬲国先民主要生活在禹城、齐河、济阳一带,活动范围约1300平方公里,其中禹城是有鬲氏族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活动中心,鬲国存在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—1100年间。

鬲国故城疑似就在禹城老城一带的地下。禹城老城曾是禹城县城所在地,唐乾元二年由阿阳城(现禹城火车站西南阳城子村)迁入。经过一次次河水泛滥、泥沙淤积,这里已经是一片高地,早不见了故城踪影。据经常在此打井的人讲述,地下有密集遍布的陶片、石器,种种迹象表明,此处地下很有可能仍保存着部分古城遗址。

世受水患 协助大禹治水

尽管几经治理,时至今日,临大河而居的禹城一带仍面临着潜在的水患。鬲国时期,山东地区尚属亚热带气候,温度高、降水多,黄河动不动就会来场大水,生活在这片平原的鬲国百姓苦不堪言。特别是尧帝时,中国进

入大洪水时期,茫茫大地一片水乡泽国。正因如此,舜摄政后,大禹奉命治水。

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来看,大禹治水并非仅仅是上古英雄传说,而是确有其事。大禹接受共工、鯀治水失败的教训,不计一方一城的围堵筑壅,因势利导,号召全民采用大水冲沙的办法,由高水位向低水位放水,最终导水入海。

当时的黄河走向比现在更靠北一些,由今海河流域一带入海,因此鬲国区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前沿阵地。史有记载,大禹在古黄河下游疏通了太史、复釜、胡苏、徒骇、钩盘、鬲津、马颊、简、洁等九条河流。这九条河流主要位于现在的山东德州和河北沧州境内,其中鬲国都城正位于鬲津河畔。

因此,得知大禹治水的消息后,鬲国人民欢呼雀跃,全力配合。今禹城市区西北不远处有座名叫具丘山的高台,相传是鬲国人为大禹一行修建的城堡,以作为治水的前线指挥中心。明代刘士骥《禹迹亭记》提到:“禹台在城西十里,高十仞,广倍之,相传禹所憩也。”可见直到明代,具丘山的规模还很大,如今这里已经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禹王亭公园了。

经过断代,具丘山是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,为一长45.4米、宽42.6米、高5.2米的土台,台顶原筑有禹王亭,亭内供奉禹王及护卫塑像,旧时香火极盛,“文革”初期被拆毁。前些年,在该遗址发现了石铲、石斧、陶纺轮、陶弹丸、蛋壳、陶片等数十件文物,经测定是龙山文化时期的器物,可见传说并非空穴来风。

唐天宝元年(公元742年),鬲国故地设县邑,为纪念大禹的功绩,县邑定名为禹城县。唐代建的古禹城县城,南门名“禹迹”,东门名“祝阿”,北门名“都扬”,西门名“鬲津”。“禹迹”指此地有大禹足迹,“祝阿”指此城源于祝阿县,“都扬”是纪念祝阿的古称,“鬲津”是因临近鬲津河、西门外有鬲津桥而命名,也说明此地位于古鬲国中心。

月山”、“铍”和“斧”的“大炮弹”。

这三件“炮弹”在莒县文化馆一直默默地沉寂了十多年,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将它们带到北京参加国家举办的一个出土文物展,到场专家才将其正式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大口尊。该组大口尊由夹砂灰陶制作而成,侈口,口沿外折,深直腹,下部渐收成尖底。胎骨坚硬,器形硕大,其中一件尊高60厘米,口径30厘米,壁厚3厘米,重量28000克,器腹上部刻有陶文。经文物专家考证认为,大口尊是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,为距今约5000年前的礼器,系国家一级文物。

大口尊陶文不仅改写了我国的文字史,而且也将中华民族文明史向前推了1000多年。类似的图像文字,继1960年出土后,屡有发现,仅陵阳河遗址就有七种类型13个单字。学界一致认为,大口尊上面的文字符号已具备了汉字音、形、义的因素,并正向臻于成熟的汉字发展,与甲骨文极为相近,但比甲骨文

支持少康 周初被贬为奴

鬲国在夏朝时最为鼎盛,并一度帮助少康复国。夏启的儿子太康无德无能,致使国势衰弱,东夷有穷氏部落首领后羿起兵取而代之。不过,后羿代夏之后,不修民事,沉湎于田猎,排斥忠良。大臣寒浞趁机上位,窃取了夏朝的国政,随后又对夏王室赶尽杀绝。

好在夏朝出了位忠臣叫伯靡,在寒浞大军拿下夏都后,他找到夏王的遗体进行了掩埋,然后来到鬲国避难。鬲国效忠于夏王室,在伯靡的经营下,鬲国成了夏人筹谋复国的大本营。他依托鬲国的支持,收编了斟灌、斟鄩两国的残余力量,不断招兵买马,并支持夏王的遗腹子少康。

在少康攻灭寒浞二子浇和豷之后,伯靡率领有鬲氏、斟灌氏、斟鄩氏大军,与寒浞率领的有穷氏军队决战。伯靡军声势浩大,战斗力强,一举攻灭寒浞有穷氏军,杀死寒浞,寒浞政权随之瓦解。由此可见,鬲国是平定内乱的主力军,鬲族的强大势力成为少康复国的坚强后盾。

商汤灭夏后,鬲国取消建制,鬲国成为商朝的属地,有鬲氏族逐渐融入薄姑族中,但仍然人口众多。近几年,禹城出土的商代器物较多,可以推测,商代时这一地区的居住人口还是较密的,鬲国故城是座繁荣的古城。

有鬲氏真正遭受灭顶之灾,是因为西周初年的那场东方大叛乱。当时,天下初定,人心不稳,商纣王之子武庚及薄姑族、有鬲氏和一众东方诸小国叛乱,想要推翻周王朝的统治。

周公迅速反应,率军平叛,几经反复终于灭了薄姑族和有鬲氏,鬲国故城也在这场战乱中彻底毁灭。由于有鬲氏直接参与了当年的叛乱,威胁周王朝的统治地位,周统治者非常愤怒,除了少数有鬲氏的贵族被集中安置到临潼监视居住外,多数子民被发配各地为奴,境况悲惨。



的出现早了1500余年,应是汉字的雏形,也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,是中华民族5000年前由蒙昧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。这些颇具神秘色彩的图形符号曾引起诸多古文字学家的极大关注,并依据象形和会意这两种最为常见的造字方法,对它们做过权威解读,得到文物界及文字界专家的普遍认可。吉林大学教授、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将刻有“日月山”的图画解释为“旦”字;故官博物院副院长、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解释刻有“斧”的图画当为“钺”字,刻有“铍”的图画当为“斤”字……

有些学者研究发现,先人在陶文上刻的图形,不可能是为了创造文字,而是生产生活的需要。而不同地方发掘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都有同样的陶文出土,不是偶然的巧合,它应是东夷民族不同部落参照日出方向确定季节的依据。如果在这些先民居住的地方有突出的山峰,只要观测点选择得当,就能看到陶文图画所示的景象。

【山东古村落】

莱西张家疃： 皇姑下嫁的村庄

□张所昆

莱西市夏格庄镇张家疃,介于蓝烟铁路与204国道之间,南邻即墨。这一带是平原洼地,是传统的农业区。明永乐二年(1404),张姓由附近一地迁此建村,现有二百多户人家,全为张姓。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,却曾有过不同寻常的历史。明末乱世,朱姓皇族宗室一行数人流落到张家疃,其中有个女孩后来还与张家人结成了一桩婚姻,当地百姓习惯称她为皇姑。

张家疃村后有一块旧墓碑,上面刻有大量文字,向后诉说着一个传奇故事,其中说:“联姻而后,始知为朱皇宗室,然犹彼此隐匿,未敢以闻人……”碑文所述之事,民国以后的当地县志、镇志也都有记载。据说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后,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于煤山。朱皇宗亲携妻子、女儿、侄子、太监一行五人辗转来至夏格庄镇,欲投奔万历旧臣双山张梦鲤家。一日黄昏,行至张家疃时,适与村中首富张嗣注相逢,作为梦鲤亲族,张嗣注挽留其暂留此处。有一天赶庙会唱戏祭神,张嗣注偕先生往观。台上正演《铁冠图》,先生观之唏嘘,未及终场即告退。嗣注不解先生何故悲伤,再三劝慰,先生乃明告之:“剧中自缢者(崇祯皇帝)乃吾本家。”嗣注旋即请人卑词厚礼,向朱家攀亲,请将其女嫁与儿子张至圣,朱家不得已而允婚。

清宣统二年(1910),想必是预感到大清气数已尽,张家后嗣大胆地在老朱家(意即朱姓男当家的)墓地(位于村西北),竖起“前明朱皇宗室三墓”石碑。此等事在满清统治时代非同儿戏,为避免招致重大灾祸,碑文字里行间,不得不对清廷加以恭维。历经百年风雨,当年的墓地已不复存在,但这块墓碑流入民间,有幸被保留下来。1999年,现今的张家后裔为追念其先外祖公功德,又将此碑(底座损毁)收回并复立于村后一处墓地。

老朱家名讳失考,他到底是何身份,上百年来民间流传有多种版本,有人说他是“皇叔”,也有人说他是“皇兄”“皇弟”,还有人称他“朱三王子”。现今张家疃的老人还都能记得,“文革”前的朱家坟茔里,有三墓一字排列,老朱家墓居中。老朱家的女儿,亦即张至圣之妻,这位帝胄家世的娇贵小姐,不适农家生活,闹出不少笑话。她去世后,与张至圣合葬在张家疃村东,此处墓地亦早已不存。张、朱结婚之后连续三代出豪侠,驰名江湖,却皆死于非命。乡人不禁赞叹:“不愧有帝王血统。”

那么朱氏皇亲为什么想要投奔“双山张梦鲤”呢?张家疃就在双山村附近,属双山张氏的支系村庄。双山村张氏九世出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张梦鲤,万历年间曾在京任职大理寺卿,官从一品。张梦鲤晚年归居莱阳城,明末清兵攻打莱阳城,张梦鲤孙辈张载征等人率领军民奋起抵抗,城破,张梦鲤宗亲27人被清兵“乱刀剁死”。由此,李自成攻陷北京后,明皇室成员在走投无路之际,能够想起远离京城的莱阳张梦鲤家族并前去投奔,也算是合乎情理。

因为老朱家的身份得不到确认,张至圣妻朱氏的身份自然也就成了一个谜。让人惊喜的是,2003年在张梦鲤一后裔家中发现的《双山张氏族谱》中,在张至圣名讳旁边,用蝇头小楷附注:至圣妻朱氏系“明光宗孙女、怀宗侄女、□□之女。世传因青州衡王所指,赴莱阳投亲避难,又闻莱阳城已遭兵燹,遂奔双山,至张家疃,因结婚焉。”或可初步认定,张至圣妻朱氏是明光宗朱常洛的孙女,明怀宗朱由检的侄女,令人遗憾的是,在关键的生父问题上,不知缘于何故,没有写出,而是使用了两个“□”符号。附注还透露了一个后人不知道的情况,即该女等人是受“青州衡王”指点,而“赴莱阳投亲避难”的。据查,衡王是明代封藩青州的王爵称号,末代衡王是朱由樞。

三百多年过去了,这位神秘的皇姑究竟为谁,期待有识之士帮助解谜。